

陳映真小說集 6

1995-2001

忠孝公園

歸鄉／

夜霧／

忠孝公園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③06

陳映真小說集 6 [1995-2001]

忠孝公園

陳映真

洪範書店印行

洪範文學叢書 306

陳映真小說集 6 [1995-2001]

忠孝公園

版權所有

著者：陳映真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 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〇二) 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版：二〇〇一年十月

翻印必究



定價二二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674-220-X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忠孝公園／陳映真著.--初版.--臺北市：

洪範，2001〔民90〕

面：公分.--（洪範文學叢書；306）（陳
映真小說集；6）

ISBN 957-674-200-X(平裝)

857.63

90016246

目次

歸鄉

夜霧

忠孝公園

1

69

125

歸 鄉

太極拳

連日來，卓鎮三介宮後面的公園裡忽然來了一個「太極拳打得極好的老頭」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卓鎮的早覺會。據人說，有一天清早還不到五點半，三介宮公園的草坪上，照例有許多早覺會的中老年人，打拳的打拳，練功的練功，慢跑的慢跑。但是，不知不覺間，散落在公園各角落，照常練太極拳的一些人，都被老樟樹下一個灰白頭髮的老頭的拳式所吸引。

「沒見過人打太極拳，打得那麼沉穩、圓活。」

卓鎮唯一的一家機車行的老闆張清說。他是早覺會的領袖之一。他有一張灰色的

方臉，濃眉大眼。早覺會聘什麼老師練什麼功，都透過他計劃張羅。早覺會裡有一班人打去年春天起開始練太極拳，也是張清去請了一個白鬍子福州人老頭教了三個月。其中，張清練得最勤，最起勁。

「你看他一式接一式，連貫得多順暢，流水似的。」退休快兩年的郝先生說。

自此而後，每天清晨，在三介宮後壁公園的草地上，凡練著太極拳的老老少少，竟不約而同地在老頭的身後，靜謐、虔誠地跟著老頭從「攬雀尾」接「單鞭」之式，雙手順纏，內向合抱而成「提手上」式，然後接上「白鶴亮翅」……

第四天，一套十八式拳二十來分鐘打完了，張清就趨前向灰白頭髮的老頭說：

「這位師父……」張清瞪大眼睛，謙和地說：「我們從來沒見到過你呢。」

「呃，」灰白頭髮的老頭有些靦腆地說。

天色開始明亮起來，照得半山的相思樹林婆娑生姿。白頭翁遠遠近近地叫著。幾個玩畫眉的人掛在矮樹枝上的、覆蓋著鳥籠罩子的籠子裡，傳出凶猛地爭吵一般聒噪的叫聲。

「這位師父……」張清說。五、六個原只默默地、崇敬地隔幾步圍著的人們，受到張清搭訕那灰白頭髮的老頭的鼓舞，都圍攏上來了。

「不敢當。」老頭說，「叫師父，不敢當呀。」

「這位師父，」張清自顧說，「我們才學太極拳不久。看你提腿、收腿，雙肘內纏、外纏……我們全看傻了。」

「哪裡話。胡亂比劃，鍛練身體。」老頭說。他發現他被五、六個熱心於太極拳的陌生人圈起來了。「年紀大了，不鍛練，不行。」他有一些不知所措手足地說。

人們於是開始提問。問什麼是「意欲向左，必先右去」，什麼又是「前去之中，必有後撐」。出人意外，那灰白頭髮的老頭竟說不出個太大的道理。但他的身體示範，卻生動而更富於說明。他先把右腰落實，右胯微微向右旋轉扎實，把整個重心落到右腿上，而後左足輕提開胯，隨之徐徐邁出右足……

「高呀。」郝先生看著老頭示範，由衷地說。

「在太極拳裡，有很多上、下，左、右，虛、實，開、合……」老頭說，「這些完全對反，卻又互相結合的觀念和動作。」

張清他們簇擁著老頭兒，緩步走到相思樹林邊一個早點攤子。

「師父，我們請你用早點。」張清說，「一定要賞光。」

「不了。」老頭有些詫異地說，「我謝謝大家。」

「雖然不是每天，我們常常在這兒用過早點才走。」郝先生說，「師父您，不要客氣了。」

說著，五、六個人挑了一張大圓枱子坐下了。不一會，早點攤的老朱端上來小籠包、燒餅和豆漿。正吃著早點，張清忽然說：

「這些天來，我們私下都在說，再叫一個班，跟師父學……」

「噢，那不敢。」老頭把要送進嘴裡的小籠包放回小碟子上，慌忙地說。

五、六個人都把筷子擱下，誠心應和著要拜師學藝。三介宮公園裡要趕著上班的人，三三兩兩地走了，另外上來了顯然沒有職場生活的羈絆的人們。然而太陽已經遠遠地露了臉，天光越發明亮。

「我那一招半式，怎麼能教人？」老頭憂心地說，「況且……」

「老師父，」張清說，「對了，老師父怎樣稱呼？」

老人沉默了片刻，一抹輕微的陰影快速地掠過他那滿是風霜的臉。

「我小姓，姓……楊，」他說，「單名一個斌字。文武斌……」

「楊師父。」張清說。

「我，是個外地來的人，並不久住。」他說，「各位抬愛，我說謝謝……」

「楊師父不知道打什麼地方來？」郝先生說。

「遠了。」楊斌老頭笑了。他說，「不叫師父，叫老楊。」

「能有多遠？臺灣這麼個巴掌大的地方。」郝先生笑著說，「最北，基隆，從咱這兒，三個半小時的自強號火車。南到高雄，一個多小時公路局國光號。」

「其實，國家不在大小。」張清的灰色的臉上堆滿了蓄意的笑容，「不在乎大小啦，只在於，有沒有那個……主體意識，有沒有命運共同體的觀念。」

即使是外地來的楊斌老頭，這時也感覺到空氣中有極輕微的僵硬感。郝先生沒收起臉上的笑意，卻沒說話。張清的女人素嬌抬起戴著精細金飾的素白的手，在空中搖了搖，說：「一刻鐘不談政治，男人準會憋死。」

包括張清和郝先生在內的人全笑了起來。張清這幾年來特別喜歡談「臺灣的主體性」、「命運共同體」。他還喜歡談「吃臺灣米，喝臺灣水」就應該「愛臺灣」一類的話。然而，這早覺會的算是強韌的團契感，始終沒有讓張清和郝先生之間偶發的爭論，影響了早覺會基本上的和諧。其中，張清的女人和郝先生的太太——人稱郝媽媽——及時的排解，就起了挺大的作用。

「楊師父，在我們卓鎮，可以待多久？」張清的女人說。她一身名牌運動裝，把

人襯托得年輕而充滿活力。「楊師父能待多久，這才是重點，是吧？」她說。

「唉，張太太腦筋多麼清楚。」郝先生說，「老張有個了不得的婆娘。」

張清笑了，把燒餅屑噴在自己的運動衫上。張清的女人用手帕擰著張清身上的餅屑，一邊抱怨，「每次吃東西，弄得一身，直像小孩一般。」

「我待在這兒，時間不長。」楊斌老頭說，「短則一個把禮拜，長也不過個把月。」

「給楊師父拜師的事，不急著今天說定，對吧？」張清說。

「讓師父多考慮幾天。」郝媽媽說。

楊斌只顧喃喃地說他從來沒教過學生，說時間上也不允許。郝先生忽然說：

「楊師父哪兒學的工夫？準定是高人傳授。」

「也沒。」楊斌老頭沉吟著說，「我跟一個營長學的。」

楊斌當時還只是個未滿十九歲的、骨瘦如同柴棒似的小伙子。一九四七年七月間，國軍七十師在山東的六營集被共軍打垮了，師長陳頤鼎在仗還沒開打就淪為共軍的俘虜。當時楊斌在七十師原一三九旅下一個營部當兵。在六營集垮下來以後，原七

十師一三九旅編到杜聿明集團軍，在一九四九年一個天寒地凍的春天裡，全軍覆滅。杜聿明被俘，邱清泉戰死——小兵楊斌跟著一個團一個團投降的國軍被俘了。「起義」的團，受到共軍的優遇，不久全團送到石家莊集中。共軍不知什麼緣故，把年輕的楊斌安排去服侍趙營長。

楊斌記得，這趙營長很少言語。平時除了讀些共軍發給他的小冊子，就是在一棵老槐樹下打太極拳。楊斌小伙子在屋簷下站著隨侍。那是一個大宅院子，主人估計都逃走了。共軍在這兒安排幾個被俘的國民黨旅長和營長住著。趙營長打起太極拳時，這種著幾棵老槐樹的院子，顯得尤其之安靜，只聽得冬天的朔風打老槐樹的樹梢吹過，發出裸袒的槐樹枝在風中顫動的悉悉索索的聲音，時不時飄落幾片枝桠上的殘雪。

有一個早上，楊斌照常看著趙營長從容地跨好馬步，突然若有所思地收起步，緩緩轉身看著讓朝陽在青灰色的土牆上拉著長長的影子的小伙子楊斌。他於是慌忙站好了立正的姿勢。

「你離家千萬里，流落在他鄉，」趙營長面無表情地說，「要下決心，活著回家，見爹見娘。」

「……」

「那就得鍛鍊。」趙營長說，「沒有事，就跟在我後面學。站著也是站著。」

趙營長回轉身去，背著楊斌重新站好馬步，緩慢地打開了拳式。楊斌有些嚇著了。看著趙營長推手、抬腿，他只能木鷄似地楞站著。但營長彷彿說說就算，從不促責。戰戰兢兢地觀察了十來天之後，楊斌才在營長的身後邊看邊送手旋腿。

「跟營長後頭胡亂比劃，不想就打了半輩子。」楊斌笑著說，「治病，也健身。」
「這位營長就從不曾指點指點嗎？」郝媽媽說。

「指點的。」楊斌老頭說，「都一個多月了，營長才正眼看我打拳。教我下蹲時，檔高不可低於雙膝；教我如何以手引肘，以肘領膊；教我向前抬腿時，要先提大腿，把勁道都收集在膝蓋上，然後舉起腳跟子……」

「他老人家練得早。根基打下去了。」郝先生對張清說，旋又面向著楊斌說，「那時你年輕。部隊剛來臺灣，個個都是小伙兒。」

「那時，我十九、二十，國民黨還在大陸。」

「那麼年輕，就當兵打仗喲。」張清的老婆說，「師父的太極拳竟不是來臺灣才

學的。」

楊斌沉默了。他忽而不想提臺兒莊的事，於是索性不說，含糊了過去。早點攤子的生意漸漸疏落了，老朱端上一大盤水煎包，也拉了一把凳子坐下。

「這一盤，我請的客。」老朱笑著說。

「這哪成？」張清的女人說，「生意歸生意。」

「唉！別說這些。早上的生意做過了，剩下的。」老朱以粗啞的嗓子說，「這位師父不嫌棄，算是老朱我請師父嚐嚐。」

楊斌老頭欠身道謝，老朱早把白泡泡的煎包挾到楊斌跟前的小碟上，並且用筷子把煎包皮挑開，現出粉紅色的肉餡，一股肉香和蔥香飄散開來。

「這位師父……」老朱說。

「師父姓楊。楊師父。」張清說。

「楊師父。你嚐嚐。」老朱說，「我的水煎包，每天早晨，總要賣個二十來鍋。」包括楊斌在內的五、六個人，都開始動筷子吃老朱的水煎包了。

「皮沒那麼厚。肉餡兒新鮮、實在。」郝媽媽邊吹氣，邊說著，「老朱的水煎包子，出名的。」

「楊師父，敢問你一句……」老朱說。

「包子好吃。」楊斌老人說，放下了筷子，從桌上的面紙包抽出兩張淡紅色的棉紙，抹著嘴邊的油漬。

「楊師父……」老朱說，他把肥胖壯實的兩個胳膊抱在胸前：「我敢問你一句……」

「叫我老楊。」

「您府上在什麼寶地？」老朱說。

楊斌老頭沉默了半晌，忽然說：

「臺灣。」

一桌的人一時沒回過神來，都詫異地看著楊老師父，又繼而面面相覷。

「臺灣，宜蘭……」楊斌平靜地說。

「楊師父愛說笑。」大家詫异地靜默了片刻，張清終於堅決地說。

楊斌老頭笑了。其他的人像放下一顆空懸的心似的，也高興地笑了起來。

「楊師父，說笑的啦，我一聽就知道。」張清說，「臺灣人？說幾句臺灣話來聽聽。」

「都忘了。」楊斌老頭搖著頭說，彷彿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說辭。

「是臺灣人，怎麼可能忘了臺灣話？」張清和郝先生都笑了起來，「師父是說笑的。」

「如果是臺灣人，楊師父這個年紀，準會說日本話。」張清的女人說。

張清的女人說她新近在一個日語班學日本語。「哇他庫西哇……」她開始不無得意地用剛學的、生硬的日本話，噁哩呱啦地說「我是臺灣人」。

「楊師父聽得懂嗎？」張清的女人開心地笑了起來，她說，「楊師父要真是臺灣人，就教我們幾句日本話。」

「也都忘了。」楊斌老頭安靜地微笑著說。

一桌的人如今都確定楊斌師父開了一個玩笑。這玩笑一場，大大拉近了大夥和楊斌老人的距離。張清就想，距離拉近了，對於改天再央請楊師父收徒教拳，保證是有利的。

「楊師父真叫人笑。」張清的女人說。

「可說到底，楊師父是什麼地方人？」老朱收起了笑意說，「方才聽你們聊天兒，覺得老師父的口音很特別，不知是大陸什麼地方的話。北方話吧，不全像。南方

話？想不起哪裡人的口音。」

「大陸地方大的喲。」郝先生歎息似地說。他在桌子上用手指劃了一條線，「一個地方，單是隔著一條河，翻過一個山饅頭，講的話就叫你瞪眼，一句也聽不懂。」他說。

「河南。」楊斌說，「河南，吳台廟。」

「沒聽見過。」老朱說，「不過，這麼說來，你的口音還是北方話了。我料定也是。」

「靠鄆城很近。」楊斌老頭說。

「哎，鄆城我就知道了。」老朱說。「我有個堂叔，在整編七十師幹副營長。那年七月，七十師開往山東魚台、金鄉待命嘛。沒幾天，命令下來了，部隊叫開往鄆城增援……」

「你說的是鄆城，不是鄆城。」楊斌抬起頭細看著老朱，「那是一九四七年七月。」

「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份。部隊還沒到，鄆城就叫共產黨打下來了。」老朱自顧喋喋地說，「我那堂叔說的，在半路上，大部隊前頭發現了一輛大車，陷在泥巴路